

# 劇本

話劇劇本專刊



1952.6.5

# 新本

——



# 劇本

話劇劇本專刊

劇本月刊社編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劇本」話劇劇本專刊

著者 鄭 造 等  
編輯者 劇 本 月 刊 社

出版者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370) 字數223000 印刷0001—5000  
31''×43'' 1/25 印張 $2\frac{21}{25}$  定價9.100元

## 編後記

爲了供各地劇團製訂一九五五年度劇目上演計劃及籌備參加全國話劇會演時選擇劇目的參攷，我們將本刊今年準備陸續發表的幾個較好的大型話劇劇本，提前編印成這本「話劇劇本專刊」。這本專刊包括三個大型話劇劇本：

「太湖邊上」描寫江南農村中先進農民爲了捍衛農業集體化事業，對富農分子的破壞活動進行了堅決的、激烈的鬥爭。富農分子誘引農業生產合作社中存在着自發資本主義思想的中農，使合作社的生產計劃受到嚴重的妨害。但是由於先進農民的積極努力，合作社社員的親密團結與政府的積極支持，終於粉碎了富農的陰謀，鞏固了合作化事業，在生產上獲得了輝煌的成績。

「第一次功勳」描寫朝鮮戰場上一個青年戰士的成長道路。他在祖國人民的熱情關懷和戰友的幫助下，克服了自己的缺點，逐漸成爲一個偉大的光榮的和平戰士。這個劇本以前曾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過單行本，這裏發表的是作者最近又進行了一次修改的本子。

「勝利路上」描寫解放初期南方剿匪鬥爭中的事蹟。這個劇本批評了驕傲自滿、失去警惕性的軍事幹部，同時還表現了蔣介石匪幫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滾出大陸而進行無恥的破壞行爲以及他們必亡的命運。

——編者

# 目 錄

太湖邊上（四幕話劇）	黃 德 蘇 沉 周 牧 鄭 造 鄭 造 執 筆	集體創作（一）
第一次功勳（四幕七場話劇）	汪 明	（一）
勝利路上（四幕七場話劇）	史 超 鄭 洪	（二九）
編後記	編 者	（一九三）

# 插圖目錄

「戰後小憩」(封面) .....	古元
「太湖邊上」佈景設計 .....	陳永祥
「第一次功勳」佈景設計 .....	陸陽春 沈凡 陳永偉
「勝利路上」佈景設計 .....	范思廉 段純麟

# 太湖邊上

時間：一九五三年。

地點：太湖邊上的一個農村。

人物：

金阿樂——三十六歲，僱農出身，現在是貧農，共產黨員，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

周根娣——三十二歲，貧農，金阿樂的妻子。

金土生——九歲，二年級學生，金阿樂的兒子。

陳世昌——三十八歲，中農，農業生產合作社副社長。

王秀英——三十歲，陳世昌的妻子。

周長發——二十九歲，貧農，根娣的兄弟。

周老太——五十五歲，長發的娘。

陳世福——五十三歲，中農。

陳楊氏——四十六歲，世福妻。

陳榮華——二十三歲，世福子。

陸玉珍——二十三歲，青年團員，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會計，貧農。榮華妻。

黃穗 蘇汎 集體創作  
周牧 鄭造 鄭造 執筆 筆

張阿妮——三十三歲，貧農。

孟洪大——三十二歲，阿妮的丈夫。

方成林——三十一歲，貧農，生產小隊長。

李財根——五十五歲，富農，世福的表親。

男女羣衆，男女小孩甲、乙、丙、丁、……

## 第一幕

### 第一場

二月初。一個黎明前。黑暗裏透出亮意，灰濛濛的、涼颼颼的顏色；天上的星星很淡很淡。

看上去依稀辨別得出來；左邊是一排小瓦房，右邊是竹子，林子兩邊是一縱一橫的道路。

有風，捲來了籟聲，由遠而近。從橫道上走來一個漢子



敲着鑼，那是社長金阿樂。一邊敲一邊喊着，聲音是愉快的，你能感覺着那裏面有笑意。

金阿樂：（敲着鑼）鬲河泥的趕快上船哪，天亮就要擺太湖啊！

〔瓦房門開了，陸玉珍提了一個大紅燈籠出來。〕

陸玉珍：阿樂叔，你早。

金阿樂：玉珍，你這是出的啥個新鮮花樣？

〔紅燈籠掛在岔路上了。〕

金阿樂：嚇，女人家的心眼比針眼還要細，你真是想得巧！

陸玉珍：這兩天雨把路落得爛稀稀，這岔路口掛個燈，走路

下船都看得清了。第一次五更不到下太湖，亮堂堂的，

也給大家提提神。

金阿樂：好。你自家糊的？

陸玉珍：嗯。

金阿樂：這些人硬是賴在床上啊？（敲鑼）趕快上船哪，紅

燈照，亮堂堂，趕快上船哪！

〔鬲河泥的陸續從兩邊走來，內有方成林、孟洪

大。

方成林：不要敲了，都到了。

〔一陣風吹來。〕

羣衆甲：這個天，太湖裏凍澈骨。

方成林：頭一天你講點子吉利話阿好？

羣衆甲：（興致很好地）老方，你不怕冷，等下跳到太湖裏

洗個澡吧。

〔衆笑。〕

羣衆乙：怕冷那還要得？合作社頂刮刮，大風大雪都不怕！

洪大：你說阿對？你還沒睏醒啊？

孟洪大：瞎講。（打呵欠）

〔衆又笑。〕

金阿樂：講笑話船上講去。保證天亮擺太湖。

羣衆乙：走，走。

〔衆邊走邊談。〕

羣衆乙：你看看，水面照得一片紅，合作社好大的紅燈籠！

羣衆甲：你留兩手，茶館裏廂去賣阿好？

羣衆乙：當心，洪大你還在做夢？紅燈照得亮堂堂，還看不

到路！

羣衆丙：他的老婆——天王婆昨天夜裏……哼，哼。

〔衆笑着走入竹林子。〕

金阿樂：老方，長發還沒來？

方成林：他馬上就來。

金阿樂：啊。

方成林：能把人氣煞，你敲這幾下鑼，又有人在罵山門了，

真氣煞人。

金阿樂：爲啥？

方成林：三十家人家只有你們七八家圍河泥，工分都叫你們七八家獨吞了，還要敲哈個短命鑼，敲得你娘老子暈不着。

金阿樂：（直搔頭，自責地）這一點我沒想到，明朝挨家喊吧。我就是光想熱烈。

〔方成林走入竹林。

陸玉珍：阿樂叔……

金阿樂：（仍在想）不敲鑼沒啥，二十幾家不會圍河泥，沒事幹！

陸玉珍：阿樂叔，大家不去學圍河泥，上年紀的人我識不透，年輕的，我講不是怕辛苦，只怪沒人帶頭，只要一個人往上爬，個個上得了樹。

金阿樂：剛剛成立社的辰光，大家那一股熱氣城牆衝得塌，等到聽講要圍河泥，會圍的磨拳擦掌，不會的，這口氣就冷了。我一夜沒閉着，總要想出個點子，捫到家家都會，是要有個帶頭的。

陸玉珍：阿樂叔，你看我阿可以。

金阿樂：你呀！

陸玉珍：阿樂叔，你不好看不起婦女，我從小搭我娘在船上苦大的，太湖裏搖船不過風浪大一些些。

金阿樂：不要講下太湖，叫你上天開飛機也辦得到。

陸玉珍：那我就跟船去？

金阿樂：你公公答應了？

陸玉珍：（情緒一沉）給他們家掙工分，又犯法了！

金阿樂：你給社裏當會計，他還瞎三話四，講哈個翅膀硬了軟了的，你下太湖得慢慢來。

陸玉珍：嫁到他家來，真是觸霉頭。

方成林：（在內）阿樂，喊一聲長發，叫他趕快一點，我們走了。

金阿樂：啊，曉得了。（欲去請長發）

〔傳來搖櫓聲。

陸玉珍：（叫住阿樂）阿樂叔，（稍停）你看榮華阿可以？

金阿樂：榮華？你們兩家頭商量過了？

陸玉珍：我昨天搭他講過，我講你這個合作社社員啥個都不會，他光火了；我哪樣不會，從離開學堂那天起，我就下田，蒔秧除外，田裏的生活都學會了。我講你敢下太湖，他講下太湖就下太湖。

金阿樂：他老子肯放他？

陸玉珍：試試看。

金阿樂：你公公真是個傷腦筋，家裏沒人會圍河泥，掙不到工分，他要講怪話；你如今要動員榮華去圍，他又要擔心兒子吃苦頭了。

陸玉珍：榮華這個人就是死不中用，在我面前哈個都好，見

了他阿爸就張不開口了，氣煞人！（稍頓）阿榮叔，不管他阿爸哪樣，還是讓他學去，他肯學。

金阿榮：榮華要能下太湖，別人家還有啥個好講，他是我們村子裏的「白面書生」。

陸玉珍：阿榮叔，你當着我面——挖苦他！

金阿榮：啊！嘿，我講錯了，我這是向後看，不向前看。玉珍哪，榮華有你這樣的老婆，還怕沒出息。對，就讓他帶這個頭。我找長發去。

陸玉珍：那就讓他搭長發一船？

金阿榮：好。（回頭）玉珍，要搭他老子講好了。

陸玉珍：（勉強地）啊。

〔金阿榮從橫道走去。〕

陸玉珍：（跑近瓦房，低聲地）榮華，榮華！

〔陳榮華從房裏出來。〕

陳榮華：還怪我？你只顧自家快，把我的棉褲、褲帶都翻到床底下去了，害得我瞎摸瞎摸。

陸玉珍：死人，你不會點燈？

陳榮華：點燈？洋火也摸不着，你剛剛點燈籠用的洋火放在

啥地方了？

陸玉珍：（往懷裏一摸）洋火在我口袋裏。（笑）

陳榮華：啥人帶我去濯河泥？

陸玉珍：我搭阿榮叔講好了，你跟長發的船去。（靠近他，秘密地）等息阿榮叔問你，你就講阿爸答應了。

陳榮華：曉得。

陸玉珍：我給你拿棉袍子去。

陳榮華：穿啥個棉袍子，不要穿，這樣爽氣。

〔陸玉珍小跑入房。稍頓，阿榮和長發自橫道走來。〕

金阿榮：長發，你昨天又跑到啥地方去了？到處找你開會找不着。

周長發：開會也是濯河泥，不開會還是濯河泥。

金阿榮：你可曉得爲啥要濯河泥？

周長發：聖田。

金阿榮：就光是聖田？你不開會就沒得進步！

周長發：下力氣幹就是了。（走向竹林子）

金阿榮：下力氣幹？你幫啥人幹？爲啥幹？都不曉得！（見周已走，叫住）長發！（稍頓）你帶榮華去，他要學到濯。榮華，你阿爸答應了？

陳榮華：（看了已走出來的玉珍一眼，不會說謊地）……

周長發：（不耐煩地）要去就走。（先入竹林，榮華跟着）

陸玉珍：榮華，穿上棉袍子。

陳榮華：（已入竹林）不冷。

陸玉珍：（追入竹林）你穿上。

〔稍停，傳來搖櫓聲，陸玉珍自竹林出。〕

陸玉珍：（稍帶小女兒情態）阿樂叔，他不穿！

金阿樂：（仍在生長發的氣）長發這個人哪，你看看！叫他開會不開，有話悶在肚皮裏，不怕得臃脹。你搭他講啊，就是這麼句話：「下力氣幹就是了。」聽了我就光火，老底子當長工，他就是這樣講，眼面前還是這樣講，「下力氣幹就是了」，真叫人光火！

陸玉珍：我看長發心裏滿難過，（稍頓）老婆死了還沒過「三七」，背了一身債，家裏老的老，小的小，要吃要穿，我娘講的：死了人，一年窮。

金阿樂：我曉得他日子過的艱難，死個人我們貧僱農是吃不消，我娘老子一進了棺材，我就討飯，現在看看嘛，他周長發會討飯啊？進了合作社還能叫他餓飯？這個人就是沒認識，我搭他講，一升兩升到我家去拿，有飯大家吃飯，沒有乾飯吃稀飯。我叫他多想想社會主義，他總給你個悶聲不吭氣！

陸玉珍：阿樂叔，你這人怪得很。

金阿樂：我怪？

陸玉珍：我看你對旁人，總是把火氣往下壓，不搭人家發脾

氣，碰到長發，你三句話沒講完就要光火。

金阿樂：（稍頓）從小在一道苦大的，看他不要氣，你哪能

不光火。

〔周老太自橫道走來，手裏拿着米餅子。〕

周老太：長發的船搖走了？

金阿樂：搖走了。

周老太：唉！昨天夜飯就沒吃好，今朝又肚皮空空的去擺河泥。

金阿樂：到底是啥道理呀？

周老太：吃了晌午沒夜飯，他心裏煩。

金阿樂：先到我家量三升米，你搭長發講……

周老太：一提到你家去借米，長發就眼烏球凸出，搭我吼，你再去借幾趟，阿樂一家人也要陪到吃稀飯了。（稍頓）我搭他講，姐姐、姐夫家幫幫我們，也是應該的，

（話裏有話）人家阿樂，場面上的人，總歸好想路數，

你去搭他商量商量。阿是？

金阿樂：他搭我商量！

周老太：是呀，長發就是肉頭脾氣，只曉得出死力氣，不肯

求仙拜廟。

金阿樂：你去搭他講，合作社不會叫一家人餓飯，眼面前先翻住嘴，我一家人就陪到你們吃幾天稀飯，有啥緊要，

等社裏的大事體搞出個眉目，哪家缺糧，哪家有困難，都要想辦法。我金阿樂不光是你周長發的姐夫，我是社

長，打破了頭，我也不能叫你蓋鍋，他就是不明白，

(激動地) 不明白這個集體！來吧，到我家去量三升米去。

周老太：(唸唸叨叨地) 你忙啊，挑的斤量重，願到這頭就願不到那頭。唉，都是吃辛苦的人。

〔金阿樂和周老太走去。〕

陸玉珍：(又叫住阿樂) 阿樂叔！

金阿樂：(復出) 啥個？

陸玉珍：(稍頓) 榮華去釀河泥，我沒告訴他阿爸。

金阿樂：你！

陸玉珍：(低下頭) 我想等釀回來再告訴他。

金阿樂：他要是光火，哪能辦法呢？

陸玉珍：他呆板要光火！

金阿樂：(被她的態度逗樂了) 你阿怕他光火？

陸玉珍：不怕。

金阿樂：下次做事體要告訴他，他不同意，搭他爭，不告訴他，我們總歸缺少個理。

陸玉珍：告訴他麻煩煞了。

金阿樂：(又樂了) 玉珍，怕麻煩不可以呀，我過去做村長，就怕麻煩，好，犯了強迫命令了。(稍頓) 等息他

要搭你吵，你就把你么叔喊出來，你阿爸在社裏就信他

堂兄弟的話，讓世昌搭他談。

陸玉珍：嗯。

金阿樂：我走了。

陸玉珍：嗯。

〔金阿樂走去。陸玉珍正擬去吹熄燈，竹林裏有人

小聲喊：「不要拿下來。」

陸玉珍：啥人？

〔竹林子裏鑽出兩個小姑娘來。〕

姑娘甲：好人。

陸玉珍：要死，你們又不去釀河泥，起個五更做啥？

姑娘乙：都怪你。

陸玉珍：怪我？

姑娘乙：我們兩個躺在舖上從窗戶洞裏看到外面紅通通的，

當是太陽出來了哪！

陸玉珍：瞎講。

姑娘甲：哎呀，冷煞了！玉珍，教我們跳舞，昨天看你糊燈

籠，我就想到了，這樣紅通通的，跳舞多好！

陸玉珍：你們倒想得新鮮，我哈辰光學的跳舞，跳到河裏吃

兩口冷水還差不多！

姑娘甲：你到縣裏開會的辰光學的，有人告訴我的，叫啥個

邊邊舞。

陸玉珍：(笑) 邊疆舞。

姑娘乙：(用手虛抓一把) 抓到小辮子了，沒學過，你哪能

曉得名字？哈哼！

陸玉珍：哪有五更天跳舞的，吃過夜飯教你們。

姑娘乙：吃過夜飯也要點起這紅燈籠。

姑娘甲：我去買蠟燭。

陸玉珍：天快亮了，趕快回去做生活，五更天就白相起，阿

要難爲情？

姑娘乙：吃過夜飯篤定要教。

陸玉珍：吃過夜飯再講。

姑娘甲：哈個！

陸玉珍：（笑）教，教，篤定教。

姑娘乙：照到我們過了橋，你再吹熄燈。

陸玉珍：好。

「兩個小姑娘走進竹林，稍頓，傳來聲音，「不用

照了，天亮了。」

陸玉珍：這兩個小鬼！（走去吹熄燈）

「黎明，和剛才對比起來顯得灰暗，對面還看不清

楚人的嘴臉。陳世福自瓦房裏出來。

陳世福：榮華呢？

陸玉珍：阿爸找他有事體？

陳世福：天沒亮就跑到啥地方去了？

陸玉珍：阿爸找他有事體？

陳世福：沒事體就不好問一聲？

「片刻的沉默。」

陳世福：哎（讀上聲）？榮華呢？

陸玉珍：甯河泥去了。

陳世福：哈人叫他去的？

陸玉珍：他自家去的。

「天說亮就亮了。」

陳世福：又在出鬼了。

陸玉珍：阿爸，屋裏沒人會甯河泥，叫榮華去學習學習，又

有工分，又學到本領了，阿是件好事體呀？

陳世福：是你出的花樣就老老實實講，哈個「他自家去

的」

陸玉珍：榮華就一點見識都沒啊？

陳世福：我早曉得了，入了合作社，這個家就由不得我做主

了，我算活倒灶，一頂花轎抬來你這樣一個活菩薩！

（見玉珍回房去）哪能？不高興聽啊，（玉珍止步回

頭）老實搭你講，我的兒子，我要他哪樣，就要哪樣。

陸玉珍：甯河泥也不是壞事體，阿爸你天天講自家的船給別

人家掙工分，爲啥榮華去學習甯河泥，你又要不高興呢？

陳世福：跟別人家去學，拿哈個工分？

陸玉珍：學習的辰光總歸不好算工分呀。

陳世福：學習，講的好聽，這是白做生活！

陸玉珍：阿爸，你的念頭轉的總歸搭人家不同。

陳世福：我轉的哈個念頭？你講講看，我轉的哈個念頭！

〔陳楊氏已出來。〕

陳楊氏：啥事體？清早起來啥事體呀？

陸玉珍：總歸想場點便宜貨。

陳世福：我入合作社是找虧吃的！

陳楊氏：啥事體呀？

陸玉珍：啥人要吃虧，多勞多得呀。

陳楊氏：你就少講兩句，燒早飯去吧。

陸玉珍：我剛剛要走，阿爸要我聽啊。

陳世福：走，都給我滾得遠遠的！要飛到啥地方去就飛到啥地方去。

陳楊氏：你就進去燒早飯吧。（稍頓，跟着玉珍後頭問）到底啥事體呀？（見玉珍逕入房裏，回頭看了世福一眼）

唉！（入房）

〔陳世福狠狠地劃火柴，點起煙袋。這時太陽已照射大地了。陳世昌出來。〕

陳世昌：世福哥，榮華去壩河泥是一樁好事體，你屋裏就缺

會壩河泥的。

陳世福：好事體，好事體，合作社嘛，哪會辦出壞事體！

陳世昌：（逗個火點燃香煙，慢條斯理地）世福哥，啥人不上

自家的兒女往高枝上爬，做爺娘的不把心放在兒女身上還放在啥地方，不過啥個是高枝子你要摸摸清爽，你心裏哪能想我頂頂清楚，自家辛辛苦苦一輩子，田頭地裏

沒出息，再苦也要兒子去讀書，日後在街上開分店，這個思想，解放前我也有。現在不同了，再苦總能出頭，你讓榮華多參加農業生產，將來學習開機器，有他的好日子。

陳世福：哼，不學是不靈了，老底子我老夫妻兩個照顧這幾畝田，忙時尋個把零工，滿靈光，這年把觸霉頭，榮華他娘得了風濕，我這把老骨頭也挺不住了；零工僱不到，你們大家都搞合作社了，到別個村子裏去牛工換人工，我又放不下這個心，榮華這個小人又不爭氣，中學考不取，觸霉頭的事體碰到一道了。（稍頓）你們講合作社哪樣哪樣好，好，入吧。我們是堂房兄弟，我是心裏藏不住話的人，老實搭你講明白，我又撲了個空，河裏撈月晃啊，我想單幹戶、互助組買不到豆餅，合作社，政府總要照顧了，一點也沒，你看人家財根，一担一担豆餅往屋裏挑，人家富農有富農的路數。

陳世昌：我們是自家弟兄，我也要老實勸勸你，參加合作社，不是場便宜貨來了。

陳世福：沒好處，我入社做啥？也要搭你一樣，要戴朵紅花，就找虧吃！

陳世昌：哪能會沒好處呢，我是講不好有場便宜的思想，只要八萬担河泥壩成功，增產百分之三十，我代你敲過算盤，如今再加上榮華的河泥工，篤定多收。

陳世福：八萬担河泥，講的比說書先生還要好聽！人，人不够，船，船不够，這是金阿樂拿手——吹大砲！

陳世昌：不好這樣講，阿樂舊年辦互助組，你是看到的，總是說到做到。（稍頓）團結起來力量大，你要相信這個集體，只要大家都像榮華這樣，都肯下太湖，就篤定啊。

陳世福：光有人沒有船也是空，今朝你阿樂還不都歇在屋裏！

陳世昌：船，等貸款一下來，就去買。

陳世福：貸款總是篤定了吧，參加合作社，總要有個把圖頭，政府沒豆餅，鈔票有的是，鈔票上再扣到不放，合作社跟單幹戶就難分了。（稍頓）老公，買船買牛的钱，阿是一齊到手？

陳世昌：阿樂講今朝到區裏去。

我來挑吧！——跟着是金阿樂的聲音：「就挑這担。」稍停，金阿樂挑着空水桶自橫道走出，後面跟着周根娣。

周根娣：（爽朗地喊着）你要到區裏就去你的，我當真還把你扣在屋裏！

金阿樂：就挑這担。（三步兩步已走進竹林到河邊去了）

周根娣：（對世昌）你看看你這個人！

陳世昌：哪能？

周根娣：我昨天搭他講，我講阿樂啊，你是社長也是家長

啊，這個家倒像你的棧房，進門睏覺，雞叫上路，阿要檢討檢討？好，今朝起來，他忙起來了，修了豬圈，又去澆菜田，看見吃水缸裏水沒了，搶起水桶就來挑水，

做事體就像失了火一樣，阿是痰迷！

陳世昌：啥個痰迷，這樣男人敲鑼找不到呀！

（一個小女孩別別扭扭地走來。）

小女孩：（走近世福）我公公請你。

陳世福：啊。（走去，小女孩跟着）

周根娣：倒來得個親。

陳世昌：啥人？

周根娣：（看了他一眼）你阿哥和財根搞些啥名堂？

陳世昌：我不曉得。

周根娣：財根這種人陰癩癩的，沒好事體。（看見阿樂挑水

上來）好了，到區裏去吧。不要到處搭人家講我拖你的後腿。

金阿樂：後腿拖倒拖過了。

周根娣：要死。

陳世昌：阿樂，你莫忙走，生產計劃還要談談了。

金阿樂：我水倒進缸裏就來。（與根娣同走去）

陳世昌：這兩家頭！真不是一個脾氣不做一家人。

（張阿妮一腦門子官司地走來。）

張阿妮：副社長，我生病了。



陳世昌：生啥個病？

張阿妮：生沒事體做的病！清早起來晒太陽，日頭落了乘風涼，人不生病才怪。

陳世昌：自家麥田裏還有不少生活好做。

張阿妮：啥人給我工分？我是要做有工分的生活，我們社員阿好做你們社長屋裏的祖宗牌位？

陳世昌：啥個？

張阿妮：光是請得來擺在那裏！合作社，合作社，講得比菩薩還靈光，是隻不生蛋的老母雞！

陳世昌：阿妮，你有話好好講，有意見儘管提。

張阿妮：講話好算工分？

陳世昌：你家洪大隔天就有工分。

張阿妮：我屋裏只有洪大算人，我不好算人，比起肩膀上斤量來，比你副社長老人家要强一些些。講起來我就一肚子火！剛剛財根嘻皮笑臉的：你們合作社忙啊，呸！

我不好對他的臉，對他脚跟邊的狗吐了口口水。合作社，給人家富農看不起！

陳世昌：你的意見哪能呢？

張阿妮：我要下太湖。

〔金阿樂這時已走來，

金阿樂：啥個？

張阿妮：下太湖。

金阿樂：吹大砲，我們這裏婦女沒一個敢下太湖，吃不了那

種辛苦，起五更一天三趟，你吃得消？

張阿妮：你看不起老娘……

金阿樂：（臉一板）啥個老娘！

張阿妮：（吃這個悶，稍頓）別人家不敢，我敢。

金阿樂：世昌，我們就同意她下太湖。

陳世昌：（勉強地）好啊。

張阿妮：你講話算數？

金阿樂：講一句是一句，從來不抹零頭。你去敲鑼好了，你

講大家聽到，我張阿妮下太湖了，哪個婦女跟到來。

張阿妮：我當真去敲鑼。

金阿樂：你的嘴巴比鑼還要響。

張阿妮：講明白啥辰光下去？

金阿樂：夜裏開會分班。

張阿妮：我的工分要跟男人家一樣。

金阿樂：一句話，多勞多得。

張阿妮：好，我記住。（走，回頭）阿樂，你要當心一個人。

金阿樂：啥人？

張阿妮：財根。呸！提起他，我就要吐口水。（走去）

金阿樂：財根……

陳世昌：阿樂，阿妮這個天王婆，叫她去罰河泥，一定要抄

架。